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二十七回 董玉嬌明月一帆風 鄭玉卿吹簫千里夢

江南自古門妖嬈，無數煙花上翠翹。百寶不辭妝舞帶，千金何惜買春宵；
海棠過雨胭脂冷，柳岸經風眉黛搖。
東去伯勞西去燕，玉人何處憶吹簫。

卻說鄭玉卿一浪子，初時與銀瓶如魚似水，生死難開。只為兩人情厚，把千萬金妝寶玩，拚死從他，連夜逃上揚州。誰料玉卿見了董玉嬌，變了初心，又貪財負義，得了苗員外千金，把銀瓶輕輕棄了，以致銀瓶自縊而死。天下負心人到此，你說可恨不可恨！他便說有了董玉嬌一個名妓，又騙了銀瓶、櫻桃一切妝資，財色俱足了，可知道他能享不能享？那日換上苗員外浪船，移過箱籠物件，把銀瓶哄上苗青大船，說去別董玉嬌，卻使玉嬌從後船上了自己浪船，一篙點開，順風南去。也不管銀瓶死活，捧擁著玉嬌船上作樂，早已備下完親喜酒。那櫻桃不解其意，還想是銀瓶在苗員外船上，送行一定後面趕來。只見董玉嬌坐著，要茶要酒，不似個生客人。叫了幾聲櫻桃，便奴才長、奴才短罵起來，似家主婆管家的光景，好不疑惑。聽了半日，見他二人相偎相抱，說是兩下換了，那櫻桃才知道楊花風送無歸處，燕子巢空少主人。大叫一聲，也不斟酒，也不煎茶，倒在船艙裡，有哭〔山坡羊〕為證：

癡心冤家，一場好笑，大睜著兩眼，往火坑裡就跳。實指望說誓拈香，同生同死；誰承望負義絕情，把恩將仇報。嬌滴滴身子，空貼戀了幾遭；沉甸甸的金銀，乾送了他幾包。轉葫蘆子心腸誰知道！口甜心苦，蜜甜般舌頭藏著殺人刀。毒藥蹊蹊，才見了新人把舊人丟了。聽著：只怕那舊人的樣子，新人還要遭著。

那鄭玉卿方才發興，要與董玉嬌盡歡，叫著櫻桃不應，又被玉嬌激了兩句道：「你家的奴才，也沒見這樣大的。」鄭玉卿跑到後艙，扯出來一頓拳腳，打得可憐。沒奈何艄公叫個後生送酒來，兩個人勉強成歡。一夜順風，直過了瓜州，泊舟金山之下。鄭玉卿從不曾見金山光景，但見：

長江萬里，天風浩蕩接青霄；高塔九重，海日蒼茫開翠壁。突兀是佛頭，一片粉牆龍竹樹；周圍如螺髻，十家金碧出煙波。江間隱現，遙聽兩岸鐘聲；石勢參差，依稀中流樹影。郭璞墓前碑不沒，伍胥關上月常圓。

玉卿觀之不盡，正要上岸一遊。艄公說：「妙高台，中冷泉許多妙處。」恰好有一個浪船，先在岸邊，係在寺門石邊松樹之上。內有少婦二人，不上八九歲，豔妝對坐，在船上圍棋。見了玉卿，偷自掩口而笑，全不迴避。玉卿舊病復發。上得岸來，有一少年領著一個家僮，早在寺門相候，深深一躬，問：「老兄要上金山，畢竟是有趣的，可以同往。」玉卿喜之不勝，攜手而行。早看僧人接住，讓到經樓後面一座方丈，甚是精潔，經卷禪床，古爐名畫，清雅異常。方才坐下，就是一盞泡的鬆茶，隨後便是小菜十香豆豉，斟上三白泉酒，入口異香撲鼻，早已辦齋留飯，齊整非常。

玉卿一看少年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不上二十一二歲，戴一項片玉羅巾，紗袍朱履，一團和氣。見了玉卿，好似同胞模樣，十分親熱。玉卿忙問：「仁兄貴姓，尊表，鄉貫何處？」少年便道：「小弟姓吳名友，字處舟，本府京口居住。家君是前朝蔡大師門生，官至開封府尹，止生小弟一人。因好頑耍，略曉些音律，以此教了這一班女戲，費有萬金。每日只與江湖上朋友們飲酒做戲，傾家結客。小弟又性好揮霍，一時興發，就是千金一擲而盡。這些心愛的家樂們也常常贈與朋友。一邊贈人，一邊又去揚州買幾個瘦馬來頂補。不消半年，還同教唱的一樣，以此人起做小弟一個諱名，叫做吳呆子，又號做「撒漫公子」。小弟其實不呆，看的這些金銀美色，不過是供我們行樂的，何必認作已有的物件。今日船上兩個女子是妝正旦的，兄如有興，可呼來侑酒。這僧房中不便，咱將氈移在妙高台上，使他酒家送上酒饌來，看這江天一色，萬里風帆，倒是助興。」說到妙處，把個鄭玉卿弄得骨軟心麻，暗中尋思：我小鄭這一路風光，好不助興得緊。這兩個美人，又有幾分了。看這憨公子，比個苗員外又是傻的。休說是白白送人，如肯再換，就貼上這董玉嬌，我情願舍一得二。口中不言，心裡喜得沒縫。

那寺門前酒家，早已移上席來，擺在妙高台上。四面窗開，江流在底，望見焦山北面，江南一帶，城郭煙雲，往來舟楫，真是畫圖看之不盡。吳公子斟上一杯酒，送在玉卿面前，方才問：「仁兄姓字，下次好約到寒家，住上一年半載，結個生死之交，也不枉了今日相遇。」玉卿答道：「小弟姓鄭，賤字玉卿，汴梁人氏，因到鎮江訪親，不期今日相遇，容小弟明日登門奉叩。」說的人港，家僮斟酒數巡，那酒家上來送酒問道：「今日是那位相公作主？小人好送上來。」吳公子便道：「有好酒好菜鮮魚筍雞，只管照常添換，但要精緻些，來問甚麼誰是東道主，太小覷了我們！」一言未盡，腰間掀起紅綾膊來，拿出一個錦幅，解開是四大錠銀子，外有數碎約十餘兩，又是半截金子在裡面。吳公子取了一錠銀子，約五兩重，丟在酒保面前說：「你拿去總算罷。」酒保欣然去了。玉卿見他慷慨義氣，甚不過意道：「小弟也有小舟在此，自該作主，如何敢先取擾。這等明日小弟回敬罷。」飲得半酣，那吳公子又向水紅襖衣腰下取出一枝竹簫來，品出那穿雲裂石之聲，那個小後生腰間取出檀板，和著簫聲，唱一套〔念奴嬌〕：

江海狂游，二十年再問廣陵花柳。刊水吳山明月裡，忍向東風回首。嬌鳥啼春，名花籠玉，半露纖纖手。朱闌綠水，是處有人消受。那知潘岳頭白，沈郎腰減，歸興如酒。歌舞樓台人散後，城上時聞刁鬥。北地胡笳，南中烽火，非復江都舊庾樓。如昨，人在樓中知否？

不一時酒保添換新席，八碗大菜：是一盤新出水的白魚；一盤燒的肥鵝；一盤的香薷和水晶豬蹄；一盤金華火腿熏的臘肉，紅白透亮；一盤豆豉炒的麵筋，拌著銀絲餅鮮；又是一盤紅糟蒸的帶鱗鱒魚；又是一盤鎮江燒鰻，剝得琥珀似圍裙，軟美如脂，入口而化；又是一盤蘇州油酥泡螺。兩大盤糖酥水晶角兒，每人面前一碗。雜湯無非是新筍蛤蜊海粉蛋膏肉丸。又有桃仁瓜子，打扮得紅白清美，其實可愛。各人面前換個大杯。才飲到熱處，那僧人又送上好冷泉的新茶，領著個白淨沙彌，一個雕漆盤，四個雪錠盤。雕磁杯俱是古窰新款，二人讓僧同坐。茶畢斟上酒來，那僧也不謙讓，就橫頭坐下，看他兩人發興豁拳，將茶杯斟滿。鄭玉卿連贏了吳公子兩拳，吳公子稱獎道：「兄這拳高得狠，小弟全伸不得手，待小弟吃乾這兩杯再豁。」玉卿卻要與僧豁拳。這僧綽號「月江」，原是個篋片出身，住在金山前院，因見這玉卿和吳公子俱是美少年，在妙高台飲酒，想來幫間助興。見鄭玉卿興發，就連贏了玉卿兩拳。

玉卿吃得高興，見吳公子吹得好簫，即忙取過來細看，誇道：「好簫」。吹了一套〔楚江秋〕，甚是清亮。飄渺之聲，透出青霄，引得這吳公子船上美人，在山下吹笛管相和，真是鸞鳳和鳴。玉卿誇之不盡，吳公子但道：「這兩個家樂，是上年揚州使了五百兩銀子買來的，學了這一年才略開得口。家下還有一樣的八名，和他們打十番鼓兒，到也好聽。因有一個相知金員外，十分愛那正旦，小弟即時送了他，至今還少一人頂補。老兄如不嫌他們醜陋，叫他們且來侑酒。若十分愛他，就是相贈也不難。」這月江和尚兩個涎眼睛如

餓鷹一樣，恨不得兩個美人上的山來暖暖眼兒，在旁攬掇著說：「吳公子這才是高人。」玉卿心裡十分指望，卻口裡謙道：「初會取擾，已是過情，如何敢勞盛使們趨走。只是這笛和管子吹得十分妙，要和著合起來，到也有趣。」吳公子便叫那小後生說道：「你快下去，叫他兩個上亭子來，一應笛管連提琴都取來。」那後生才要走，月江道：「天色晚了，這亭子上不便點燈燭，到是小僧房近些，茶水方便，不如移席到小僧樓上去好些。」吳公子便道：「極妙。」即便起身，隨這月江過了半山堂往塔前來。

那小後生飛也似下山去了，吳公子也囑付快些上來，怕夜晚了山上不好行走。後生去訖，這玉卿和那吳公子攜了手相扶，扳肩而行。到了禪堂，正面一座觀音，琉璃點著。月江忙叫徒弟取水來淨手。吳公子便問玉卿道：「兄不如棄，小弟愚拙，情願八拜為兄，與兄為生死之交。明日接下舍下，同住幾時。」月江在旁道：「從來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爺們天生的如親兄弟一般，小僧就

是主盟。」玉卿大喜，問了年庚。吳公子小鄭玉卿一歲。就分左右向佛前拈香八拜，又和月江也拜了。

大家起來，進了方丈，上的望江樓。小沙彌點上蠟燭，又是新茶，擺上素餐，滿桌都是異品，十分有味。茶罷才是酒來，月江取出些糟姜豆腐、十香水菜下酒之物，件件稀奇。吳公子要與玉卿對棋，月江取出一付雲南棋子、花梨木棋盤來，燈下對賭。公子說一個子一兩，就是明日的東道；現帳算還再吃酒一大杯。玉卿棋原不高，輸了四子，吳公子讓了。先又對下一盤，卻是公子輸了十一子，准了四子，還欠七子，又該是公子的東道。即忙斟上該七大杯酒，公子一飲而盡，只斟上兩杯，煩玉卿月江賜陪，十分豪爽。這時約有二更天氣，江中煙霧不明，等了許久，全不見後生和二女子到。吳公子焦燥，罵這些人無用。月江道：「只怕不曉得這裡，又錯走到山頂上，倒繞了許多路，少不得還走到這裡來。」忙叫沙彌取個燈籠兒去接去。一個沙彌取了燈籠，細紙糊著，上寫「月江」二字，飛也似去了。這裡又斟了一大杯，送在鄭玉卿面前，要他行令。取了一個龍泉窰豆青盤來，擺上六個紅綠象牙骰子，玉卿取在手裡，只管滾骰，卻不記得個好令。叫吳公子行令，又決不肯。讓了一會，月江道：「我有一個好令，是雙生趕茶船會蘇卿的故事，用四個骰子。那蘇卿是個美人，算一個紅四雙；生是個才子，算一個六點。兩人對擲，有了四六，便算趕上了，湊成多少點數。如沒有紅六，也是一杯；有了趕不上點數，也是輸。只要趕上了數才罷了。」玉卿和吳公子對擲，吳公子擲了一個四一個六，又有一對五，共算二十點。玉卿連擲了三色，先有四，沒有六，罰一杯。又一擲有六四沒，又罰一杯。第三擲有了四六，卻是一個二，一個三，止湊成十五點，比吳公子少了五點，算趕不上，連輸了五杯。又擲了一回，到底趕不上，吃了十餘杯。天有三鼓，那後生全不見到，吳公子大怒，發燥道：「這些奴才們，船上不知乾的甚麼勾當，待小弟自己下山去叫他。」忙呼沙彌又點一個燈籠。苦留不住，下山去了。

公子去後，月江與玉卿對擲，到底趕不上，月江也輸了幾杯。天將三鼓，燭換了三枝，只聞江口南風大作，那江湖之聲，振得山下石根如戰鼓相似。月落江心，滿天黑霧，玉卿憑樓一望夜深，又不能回船，如何是好。月江便道：「這

山有兩條路，一路通到山後，一路直到寺前，多是去的人不知路徑。如何小沙彌你也不回來，待我下樓去，再使一人點著亮子接他。」說畢月江也下樓去了。只落得玉卿一人，孤孤在樓上乘醉而臥。

忽然一陣異香飄來，卻是櫻桃來，喚起玉卿道：「俺姐姐來了。」玉卿醉眼朦朧，只見銀瓶走到面前，把玉卿拍了一把道：「冤家你閃得我好苦也！指望我和你同生同死，背井離鄉，一路南來。誰想你被苗員外賺哄，把他的賊船換了我去，又要謀害你的性命。我今在上帝告了冤狀，把他問成凌遲處死。我還了你的欠債，托生男子去了。今日趕來送你過江，快快走過江去，不久金兵到了，我的冤家，你有家誰奔，誰是你的親人？」說畢抱頭而哭，推了一把，玉卿醒來，才知是夢。看見桌上燭已將殘，聽見隔岸雞聲報曉，忙叫方丈裡沙彌，通沒一人答應，只落得一枝好簫。

玉卿下樓來，只見旁一小門關著不開。天已將明，玉卿叫了半日，有一老僧出來問道：「那裡的香客？起的好早。」玉卿把月江請他上樓飲酒，同吳公子下船去接美人的話說了一遍。老僧全然不省，只道：「這個樓是接待官客的去處，先一日有個僧人定下請客，給了五錢銀子，我們不知甚麼人，只聽見樓上吃酒，我們不管這些閒事。」說畢關上門去了。玉卿好生疑惑，只得從舊路而回。江上大霧，又不知船上董玉嬌和櫻桃這一夜如何盼我，那曉得我和朋友在樓上要了一夜。或者美人公子和月江都在他船上，見天明瞭不肯上金山來。今日他說的七兩銀子東道，少不得還樂這一日，再過江去訪他，定然有些妙處。一面想著，一面走下山來。走到山門前，那裡有只船影兒，嚇了一驚，疾忙走過江口上岸的去處，自己的船也沒了。那江上風浪大起，黑霧迷迷漫漫，石勢橫空，飛濤卷雪，鄭玉卿獨立岸邊，好一似：

風飄斷絮，水泛浮萍。孤另另喪偶的鴛鴦，冷清清失群的孤雁。金屋屏空，往事一朝成幻夢；玉簫聲斷，不知何處覓秦樓。煙花化作空花，欲海總成苦海。錦簇花攢，說巧嘴的朱門蕩子；酒闌人散，吃蒙藥的白面憨哥。翻巧弄拙，依舊赤手空拳。財散人離，只為負心忘義。水裡得來水裡去，被人欺處為欺人。

看官聽說，只因人心機巧弄滑，百般要貪人的便宜，到底才弄巧成拙，如賭博一樣，偏是善賭的到頭來輸個精光，沒有一個成其家事。如使蕩子騙了妻財，強盜造起家業來，又講甚麼天理，說什麼報應？只因這李瓶兒欠下花子虛前世宿債，托生了銀瓶拐帶家財，與鄭玉卿勾消這本舊帳，完那些情緣罷了，豈有鄭玉卿一個淫浪子弟，到處他就騙了美色橫財的理。因他認真是個花花太歲，見人家財色，就恨不得弄到手裡，因此把自己的本錢反被別人弄去，豈不是現前報應。原來苗青換船時，就把自己慣走水的賊船換上鎮江去，要水裡謀害殺鄭玉卿的性命，依舊把董玉嬌和櫻桃、金珠寶玩全數得了回來。先使一班梨園，叫著兩個妓女，妝成吳公子和僧人，接引他入港，哄他醉了，要吃板刀面，拋在江心做粽子樣去祭屈大夫的。誰想天憐這鄭玉卿是個後生子弟，不叫他死，只把他這些浮財了帳，還他一個精光棍罷了。因玉卿、吳公子上山吃酒，到還騙得一場大醉。一夢醒來，做了個飄瓦虛舟，落得個玉卿往岸走來走去，一似尋針的模樣。那江船上客人看見玉卿道：「這個人真是有趣，倒像得了山水真景，苦吟敲句的光景。又不知是等甚麼親眷，這等尋株待兔，望眼將穿，可不作怪？」那知道董玉嬌和艍公約就在今夜裡害他性命，後來因他金山飲酒，入夜不回，才將船連夜放開，把櫻桃家事寶玩古董一船載回。正是拋將明月為鉤餌，留得長江與客囊。但不知後來玉卿作何結果，苗員外何等快樂，正是：比翼鳥被風吹散，故巢不定幾時歸。合歡花冒雨催殘，別院未知誰是主。